女貞類

女子以順從人耳。顧有慷慨殉義。視死如歸。為鬚眉丈夫所不及者。何以稱焉。彼非盡出於仕族。素嫺彤管之教也。夫豈以名易一死。蓋義結於中。自有不容已者。嗚呼。正氣淪澌。綱常誰植。取茲自鏡。能不悚然。誌之非獨為巾幗勸也。 廣平志

無非無儀。婦道也。親在則當孝。夫在則當順。若茲負土封穴。盡哀葬親。紉針操井臼。克若相夫。斯不亦戛戛乎女中丈夫哉。況又立志守節。撫孤成人。皭然不滓者乎。雖題旌未舉。顯晦不同。而鄉評已定。表儀具在。均誌之以為風化重。 益都志

昔人論婦人之義。比於臣子致身事君。謂其一醮不改也。然陰柔之性。易於委靡。信非剛腸天植者不能矣。栢舟之賦。千載興嗟。歷觀吾邑。其以貞烈著者不少也。此豈正理之原於天地。正氣之具於人心者。有不可泯滅矣乎。 慶雲志

余覽貞烈志得二十一人焉未嘗不掩卷流涕曰魏何烈婦之多耶固風俗之美而亦室家之不幸
也想當年鸞鏡影孤鳳簫聲歇寥寥未亡人雖悍夫不墮淚哉其最奇者如劉氏母女掌擊
賊面戕肋剖心而不悔孰意簪裾中有顏魯公罵賊之烈焉至於處子未親夫面飲毒而死
獨崔氏女一人耳嗟乎臣之事君猶女之事夫責任專城不能與國存亡避難苟活朝梁暮
晉視此有厚顏矣 魏縣志

範名媛者婦德母師交相並重劉向圖列女亦頌七傳何必守死一路方稱尚哉清舊志皆不
繫見豈懼四德易歸一死為難故黃鵠無雙白日方有靈耶然流聲彤管或以學詩知禮閑
其內則彼清者淑何與於斯而從一無他九死不移者亦菁菁多木也且截髮廣被不乏聖
善今族子而皆見誠也即兼三從何慚焉 清豐志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蓋從一而終婦人之德也然士君子讀書明義而稍臨事變鮮不改易

乃堅志失節而於婦女能為之是可以見天理之不泯於人心矣表而書之亦足以為士君子之勸 景州志

禮忌再醮詩取同穴蓋人人能道之余謂笄者流生長閨閣經緯機杼目不睹尺素之文耳不聞師儒之訓而欲責以匪石概之靡他豈非以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醮存亡以之者乎故梁高之鼻可割紀配之指可斷長卿妻之耳可刃犍為婦之髮可截而兩髦之約不可負二夫之恥不可蹈也章城既多士行亦茂女德金元之上寥邈無聞明興以還始多可述余問案之其神情散朗何必不臧謝家女清心玉質何必不臧顧家婦獨其彰勁心於繁霜表貞期于橫流悼死莫迴捐生勿吝或存藐爾于身後或待亡人于地下或先儇而絕脰或後伯而捉標或齒三尺以如歸或甘四壁以如飴跡其鐵腸石心蘭性霜操不無墮壯夫之淚銷才士之魂然追蹤栢舟貽美彤管予政元凱或有取爾豈與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圖徽戀舊之情者同日道哉 章丘志

栢舟之詩無甚異義而孔子取之重其節也自姆訓不行婦人知道義者鮮矣程子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最大嗚呼死亦大矣而節尤大於死區區愚婦寧識此哉所以畏餓死者常多能死節者常少悖理敗倫莫大於此哀哉方今旌表之制婦人夫死有當節而不當烈者有當烈而不當節者其烈如王氏者蓋有烈丈夫所不能爲而能爲之者矣是又不可不著之書以爲女德之範也

黄鵠歌　列女傳曰陶嬰夫死守義魯人欲求之嬰作黄鵠歌曰悲夫黄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

烏鵲歌　九域志云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龍子猷曰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理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

○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怜相看歲暮青々色歷盡氷霜戴一天

○莫憶西陵松栢下斷腸只合在今宵　心堅霜操貌不施粧愁鎖春山眉無可画

○婦人自裁結局誓志相殉乃夫死後第一乾浄事況迫于強暴計無復之者乎

○齊王納無鹽孔明之婚黄頭女皆以才德見重遂忘其醜趙簡子因擊楚渡漢江而娶持檝娟又不僅以才德且嘉其孝也　輕服詣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

○貞婦石在四川敘州府宜賓舊小州岸古老相傳昔有貞婦夫没無子事姑甚謹姑抑使嫁竟不從終姑之世身没所居室有一大石湧出後人號為貞婦石出　潜確類書

○二姬之所難者有三少艾一也為妾二也無子三也況聽嫁業有治命前無所迫後無所羨獨以生前受重一念之死靡他禁足小閣五十餘年其去槁木死灰幾何哉情之極至乃入無情天縱其齡人高其義寒而愈香晚而益翠真無愧焉狐綏之歌辱其夫艾豭之歌辱其子明河之歌辱其年吁視二姬可愧死矣 寒香晚翠二姬之名

狐綏之歌 詩衛風有狐之篇曰有狐綏綏○註云國亂民散失其配偶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

艾豭 音佳艾豭牡豬也衛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通野人歌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艾豭喻子朝

○張妓小三守貞誓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必有不汚之誓與楊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氏之必旁也且主君為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側執庖湢之勞歿且不毀聞者莫不歎異 庖 庖廚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湢 音偪浴室也

先正云是能明大義不為情掩者也

○嘉靖朝大宗伯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家自應如此被生受殊封柰何復與匹婦爭寵靈耶

○下邳朱邦禮庢一少婢曰張二姐雖無惡疾而形體枯悴肌膚皴皵音親鵲皮細起也絕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有塾師刘逸民靜操不苟朱極賢重之乃命二姐為供給洗頮頮音誨洗面也盖以其寢陋無所置嬿刘獨喜其温良惠鮮可同卒旨就以為妻焉

龍子猶曰諺云熟油拌苦菜自家心裡愛業已相得即王謝姬姜弗與易矣

○德之全者大夫猶難婦人為甚　旣贈太恭人掩於　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於上乃中丞狀之曰　亦其質固有之　喘息相屬　太恭人中歲寡居儼無愉色日夜以課子成立為念　中受而外不姑息　盛氣厲辭佯為呵責

○大曆中晁采小字試鶯女中之有文者也深嫺翰墨豐姿艷體映帶一時容貌美麗為

天下冠不施丹鉛眉目如畫　婦年猶盛而容色甚美　稚態可繪敏辯無雙

女甚敏慧玉色穠麗尤長於詩　首媚其前以來容悅　丰神修美豪華擅場

纖白明媚納入後宮寵惜逾等　貌瑩寒玉神凝秋水　性慧解有姿色愛之

以風態擅名𠉀儇言笑自題女俠　少而敏慧　亦甚聰警、姿容瓌麗出衆

容色艷冶　明艷絶世　資性貞淑　姿艷一時　頗有殊色

艷皆絶代　寵愛有加　姣好姿媚　恣態閑雅

賢淑論

羅念菴

聞人之善悅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於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子之賢者也聞人之善而獲報者嘆而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見揚於人者蓋益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夫婦人豈不足與為善哉閨闥之中所為不越乎滫瀡甘滑之齊織紝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見不越乎妯娌姑妹娣姪臧獲之類而無所謂閫外之人其人既近則為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之者必不駭且異而其夫與子之賢又皆不可必得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而揚之之鮮也何疑劉向之傳列女也盡千餘年之間為書八篇而所書以為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其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飢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飢困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

之者世無同矣孰為聞之使有人如何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且暇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于善而冀其獲報于天者其鮮亦宜余則以為獲報之鮮在婦人宜無是恤也使以事之常而竟切聞于世要非史氏激勸之法矣故敢摭古數氏以及今之見稱者庶不以常行而鮮聞云

列女傳

唐 魏徵

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故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女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曉日鏈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奇女子傳序

明陳繼儒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卧于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鼾鼾然蘧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壸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殁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于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於山陬海畨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少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

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癖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托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于稗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為綺語人所點綴其蝕于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於妖星惡耀者予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笑其漏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周君予曰文字靈奇如雲峯出峽飄忽無端

理真想幻神趣無窮非此奇筆何以冠奇女子之傳

贈沈母序

徐渭 文長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食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為伯子時方在襁褓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為鄉人表表者是是孤與子皆藉也而太君則為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為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胡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韲其雞尾白燈脂洞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巾屨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貫野史為

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為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為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昭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為太君賀哉

袁中郎評　古雋篇末殊可慨

須節錄序

明 王思任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謂英雄豪傑孝子也志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死為貴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股可常刲乎何以醫久病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為未亡人而遽援繯拒飲不顧餒人之鬼斬人之胤者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遠途負重畢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為也歷陽馬太母以楊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蒨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于廟抱己之一子二女哭于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蝸室恒於斯生哉恒於斯也太母曰噫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即不爾無人視廬墓前二女子亦死即天不盡禍焉以留數人視息不繩祖武不讀父書即不

死而亦死吾一身為馬氏之母為馬氏之父為馬氏之師為馬氏中興之主為馬氏
稽覈之督為馬氏禦侮之臣為馬氏奔走之僕不獨為馬氏妻也不獨為馬氏也
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餼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
於是騰仲乙卯來御枝辭太母恍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丈書文將在此輩
不獨是兒姣慧也臣心已完臣力已竭可以報日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
慇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于栢舟之間矢言炳赫黃鵠之弔名公琰琬騰仲躍然
于前繩繩未艾而茁茁甫萌也太母以為極不足後事吾家世貞節何藉于
此德為子孫但願為福將不願為勇將但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而後
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後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

范聖木曰臨大節而不奪死固難亦貴死而有濟若不能圖濟而一死報地下猶藏拙

者藉徑耳李重深發此旨不但千古之真鄭女開生面并千古之真臣子開生面矣

發言立意透理破愚有心靈破天荒手段是一代之雄文也

題郭烈婦傳

董其昌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載顧宗伯錢太史傳中斐然核矣無以有加矣及讀節婦遺姊妹書有云為讀書所誤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尚寶公以暨諸贈言者皆未下註腳使此義揭日月而行天幸余獨知其解敢借麗贊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有兩難者若陵（王陵也）母之自剄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而情有所割也節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地下之誼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昊天二人作此沉痛語耶不然其所為捐軀立節者將以為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惟春秋使春秋果有罪則節婦之讀書果成

誤也嗟乎三光五岳之氣鍾於節婦而六經廿一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腹笥萬
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輩面甲十重即唐之魏鄭公國朝之楊文貞勲業文章炳
燿今古猶將慚避三舍書何負於節婦哉傳稱節婦以三十六歲㘩余謂心死為真
身死為幻節婦自訴郭郎一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驟死易待死難
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衰衰則悲心漸微而立繼之後又可以鞠子教兒為能故謂節
婦三十六而㘩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郎同死久矣兩史公既表節婦之烈余復闡節
婦之孝悲之烈婦所謂虛名世有以死博虛名者何人哉時節婦之叔父弘聚司鐸吳
中余為言如是弘聚曰九原可作必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也屬題於簡端歲在
戊午七月廿七日年家華亭舊史董其昌撰并書　○㘩莫勃切音没埋物也○史記云王翦偷合取容以至㘩身

蔡文姬名琰東漢蔡邕之女年六歲邕夜彈琴絃絶問之琰曰第一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次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乎初適衛仲道中辱于沙漠購歸而嫁董祀

魏鄭公即唐魏徵也　楊文貞即明楊士奇也泰和人贈太師謚文貞

節烈祠記

范志完

史氏有言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姆也義而慈止矣嗚呼豈易言哉自彤史職廢姆訓無方將劉向所列羨者政復無多即班姑之誡訓寧或有幾乃若性生之哲不借力於詩書備其意所欲盡輙能爲人所不能爲令人鼓歌薄泣動懷秣駒則山頭之祠江上之碑亦有心世道者所望到思拜過則思讀者矣在昔先慈之敎不肖曰忠孝節義人所當爲惟是出之丈夫頗易而見於女子獨難彼其死處重惟旣鮮師資又寡聞見一旦行其所安匪爲利啗匪困威怵匪恤身後名此不一爲表著使玉光嘗掩蘭馥不聞翻不若春草秋螢爲有榮照况丈夫之賢者崇祠合祠不一而足其婦女顧不得邀歲時之祭以慰芳魂斯亦有土者之過也予聞而悚然佩之旣守眞定比於滇稱大郡國其間士大夫崇尚道誼而婦人女子亦率以節義自許於是披讀郡乘

資博采或韶年初聘頓失所天刺骨呼名永終始誓或偕老有約中道夫亡情切同棺勢
阻臨穴乃絕脰白刃投命青繯所謂從容就義古亦難之矣或夫歿子存呱呱有泣叩碧落
而無言視黃口而飲痛茹荼撫育竟抵成立母而父母而師以儆嬰兒將無過焉或舅姑
無恙遂訣兩髦愁入機絲淚調朝膳至刲股醫親遂感神詠救同女中若有聖人此蓋參
閔之徒歟或天只不諒當崩裂衣甫定即議改妝乃恥踐二庭相從地下或失身往且日從
飲慱空山自憎貧及妻婺義既中捐似可登車告絕而猶能以禮自閑畢命初姻或
光輝自好倩料咸生石心難泐竟獲全璧古云守節之婦等諸守節之臣使有鬚如
戟肅誼知不為平原睢陽文山疊山諸公耶凡此者行雖不一要皆烈並秋霜心同皎日
所謂黃金鑄貞女之心信不誣矣予近羨巖獨遠追慈訓遂搆祠於講院之左若
夫二祭之費香火之需以及廟祝之糧皆議確可經久行則裒合郡貞烈婦女合祠

乎中。而春秋之祀肇焉。或曰於所得知者則既儼然血食矣。其或貧家荊布事高前良

聲既沉於里耳。名不上於有司。至不得以宛轉一死博廟祀中之一臠。其情亦可傷也。

而不知被吾知者享吾祀。其弗被吾知者享吾意。享祀則報矣。是謂好德之常。享意

則無窮。是謂敎思之本。知予心者。則予今日之舉。豈但為婦女也耶。

趙貞女祠記

婁 樞

太行山壁立萬仞而鮮峯巒丹沁二水飛流直下而無盤旋縈迴之勢人生其間以血氣用事者則徑行自遂而不顧人情法律之所可否以義理用事者則純一無偽而不二三其德或稱兵向闕以為忠或埋兒割股以為孝或杖節斬弟以為法或觸槐曼面以為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莫知其他者孟子傷其舉一而廢百人知其一者孔子美其篤信而守死其行過乎中庸其志誠可憫也志節可以驗人性俗尚可以識山川史稱其俗剛武而好氣任俠蓋有于見此云逮我聖朝河内趙氏倉大使剛之女未笄而父母許聘同邑庠生王聰子錦錦父早卒而母孀居恒産漸薄六禮未備許聘十年而未歸錦即以疾卒貞女往哭盡哀及葬欲殉顧姑老在堂義不可舍遂歸於王之室以事其姑閉門

毀容勤女工以為養後數年姑以壽終營葬畢而自縊於寢室時弘治十三年也遠近聞而赴吊者以千數題詠珠聯太守長山徐公纂祈旌表既得旨為之立祠郡人妻樞執筆撰記以助風化曰之死矢靡他婦人之貞也共姜以後世恒有之其或迫於盜賊投溝壑蹈水火罹鋒刃者女子之貞也竇氏二女是已乃若女子之孝以事姑貞以死殉夫古未之有聞實自趙女始也執議者以為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未醮而死似為太過然獨不聞季札解劍以懸徐君之墓乎曰吾心已許之矣豈以死而二吾心哉劍與心二物也不以生死二身與心一人也已許於十年之前無改於十年之後似未為過也錦之行不可知可見者先師何侍郎塘詩集中載有與王錦倡和詩錦有如是之妻如是之友死而不朽貞女之神如在者亦可以無憾矣文上太守太守遂勒其言於碑

雙烈祠碑記

知縣茅國縉

今上之甲申余釋褐出令章丘咨諏父老首乘殊行凡得若而人庶幾古齊魯風或曰姜婦楊者以身殉夫其侍女劉盛兒殉主余為之改容起立且駭且訊之乃言者頗遺錯語弗詳余且信且疑也頃之邑縉紳先生抱刺集于庭余就而質之語未竟諸先生咸泫然累欷膝席而前曰某某耳而目之請具言狀楊為章邑望族楊一元之女少室于諸生姜守身以和柔孝謹稱壼內外下及廝役無間也嘉靖戊午十月守身病劇楊以身禱弗愈俄而且革楊涕泗曰倘天不祚君果不起妾亦從茲逝矣姜嗚咽首肯者再姜竟死楊號慟而絕復甦時絕時甦者更日夜潛入臥內闔戶自經姆氏覺之破牖抉垣亟解之甦卻水飲更四日夜不死姆強之食楊稱曰身固母身第已屬之亡人誼不為母留矣母老矣安之勿以女為念母不聽強之益力卧起與俱不得已稍嚥糜實未嘗須

史忘死也時抱棺悲號咄咄如有所共語諸侍兒靡不感泣間慰解之輒號曰人言螻蟻羨生我則以生為苦以死為樂若屬奈何以若事強我耶諸侍兒益感慟悲愴久為助哀有盛兒者特甚少間楊悲撿故衣燔之更製衣若有所待閱四月適墓祭期楊具儀戒其家衆往謁曰留盛兒侍我足矣知其可與偕死也衆以盛兒在竟去楊即櫛髮衣所製衣移榻傴序于棺捘繯而逝盛兒亦自經于側侍立若生前比祭墓者返而二氏肉且寒矣當是時邑人若譁無問識不識環其廬而弔之于今且露零草莽矣耿耿如昨日事君侯得無意乎余欷歔不禁目不怡而罷客乃撿故牒暨繆李甲麓先生所為志讀之大都如言者狀居無何侍御毛公按故事采風于軍議者曰茲事久不宜閒閒之非令甲余惘然久之按詩書所載如劉更生所錄次非無奇行芳節焜燿人耳目然未有從容共殉如二氏者直昭揭日

月磨礪天壤千載而下旦暮遇也矧數十春秋乎趍牘報具如狀侍御公督學吳公奇其事特疏于朝廟祀之上報曰可蓋戊子秋九月也迄己丑夏五月祠始竣像楊而北嚮盛兒西嚮外建三楹額曰雙烈祠別琢石為坊榜姓氏如上言南嚮臨之服勞董事而楊生居強半焉生名惟中號于文與善萬謳嘗狀其姊而乞銘于中麓先生者也是為記

茅薦卿曰語有之死生亦大矣非死之難也處死者難又非慷慨忿烈剖胃抉腸計不旋踵者難也濡遲者難又非有生平之素情鍾而引決者難也亡情者難又非以情者難也其義徹金石孚豚魚卒使無所為也者而駢首相殉為猶難嗟乎楊能以其身淹留歷時而死又能令盛兒偕死可謂兼之矣又云余讀莊定山節婦詩至自怜薄命同衰葉不掃娥眉別嫁人未嘗不泫然泣下也嗟乎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程正叔旨哉其言之矣○茅國縉字薦卿浙之歸安人也登萬曆癸未進士茅鹿門先生第二子李開先字伯華章丘人也登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太常卿家于胡山之下山有南北中三麓伯華宅其中麓更以中麓名其堂人以是稱中麓先生

婦德要矣。而民彝焉繫。彼其視譙如赴饗。端化之源謂何。乃貞之不表。斯君子責爾。茅君克舉其事於數千春秋之後。其不愧扶綱植常之勝烈矣。

述劉李母林孺人完節詩序

興化令武林凌登瀛

不使目瞽年時侍先大母往往語及當年抗節事輒泪潸潸下曰余焉知有今日及受

讀漢都水使者所著列傳其間植節固而復享純嘏者可僅僅數也心竊惑之

豈以其易若彼其難若此耶且彼慷慨一時從夫地下知自畢其事他固不暇計乃

或不忍其地下自分未亡一綫幾絕而強為鞠育計然終不能禁孤燈敗帷竟悲毀自速

其懿故雖有完璧之譽而未獲鞶錫之報非夫秉志貞一知命不憂視困約為固

然志福澤之覬覦又何能歷冰霜窮紀筭以永保令名誕受多福哉余以大母餘

慶成名於時每行遊四方未嘗不諮詢潛德而亟稱之比令昭陽凡民間所稱貞姬

節媛如宗三女輩舉次第覈實崇獎無敢濫亦無敢靳無何曲陽李君敬齋

以歲薦拜官奉檄來佐余勤幹不苟質直有禮恂恂君子儒也私心誠異之以為

必有所受矣論其家世然後知君少孤賴母楊以有成戚戚焉不啻往時侍先大
母而面命之也嗟夫當楊母以芳年失所天姑老家貧抱三尺孤煢煢如一髮引九鼎
下臨不測人靡不縮首褫魄母獨從容自矢不苟危全不輕玉碎曷嘗有毫末希冀
之念徒以女道從一婦道代養母道立孤三黃交萃從容百死一生蓋五十二年之間
所歷晨風夜雨物態時艱皆可泣鬼神動天地卒能上養厥姑成其子以儒顯孫枝
繞膝彬彬皆有文學身則蕃祉老壽享天年者餘八十焉吁亦難矣蓋志有所
決故變故無所動其慮心無所冀故苦辛無所汨其和用能上達天庥下詒慶澤曷
云安節亨詩云自求多福蓋安則能亨亨即為福天非能厚母母蓋自厚也已即赫
赫褒綸事如有待敬齋君位不酬德未足報春暉於萬一要以積善之家仁者有後日
昌且熾未可意量異日當亘山之易崇長而黃遂以壽大母矣之不言可必哉先是覗氐

者庶得其狀數加旌異母氏懿行固已光宅里而樹風聲至是學博詹柏山李孺埜、
王建菴、章門人傳生範輩、請以爲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乃用敘詩若歌凡若干首彙
爲巨帙、而屬序於不佞、不佞爲題其册曰完節詒祥、而叙其大指如此蓋好德錫福天
人一心劉李母懿行於太母實相埒而敬齋又同寅友也誼無所辭嗣有考都水使者出
釆而續之列傳安知不以余言爲副墨云

李太母節孝流芳冊後序

太丘李良知 興化謫

余讀往喆傳記至敦節立孤之行未嘗不悚然動容也夫儒生呫嗶千古嚮慕節義一覩紛華即目瞬心馳株守風抱者鮮矣丈夫猶爾安論笄幗哉余承乏興庠朝夕以典常誡約二三子一日與同寅諸公捧讀凌太安人游恩錄善節峻標足型衛風魯史諸公咸嘖嘖嘆而穀彝則淚湜湜數行下曰嗟乎凌太母亦蒙此難耶而吾母可兩見余詢其故李公飲泣言曰吾母楊以笄齡儷吾父當芳澤時而吾父永謝人寰所遺者不孝一人尚紈紈在繈褓中母時哀毀骨立誓從九原少甦撫不孝啼曰死則不負地下人將亡子李嗣乎且堂上老耄姑奚恃爲命於是脫釧去穀一縷一簪不着膚髮歲值荐飢邑中嗷嗷苦甚也母紡織操杵以贍烹爨不孝甫髫年遣就外傅

暮歸則治稽張燭課讀堂呈日夜望有成立壽躋八袠始從先君遊冰蘗之
操視五十二年如一日部使行部賜粟帛緡禮儀扁庭閭者四矣不孝憶昔孤
形隻影母子環戟而立何嘗晷刻置五內乎言訖淚復遙遙數行下夫李母
以孱弱女婦非有紀冊薰灼其心志也而能啖荼茹蓼於嚴霜烈日之中力扶
世教與凌太安人並垂不朽俾不佞覩此懿德豈不稱愉快也哉今李公捧
檄泣興鹿瘞裴寬魚懸羊續雪山冰壑之操久而彌篤非夫人其誰風之觀
風化者行將夾袋而收晋之崇秩則母夫人之大節焜耀簡編若姜叔姬難稱
獨璧矣以余不佞惓惓於典常之重當為叙諸末簡庶有聞而化之者而二南
之風始矣二南之風采之太史而後頌聲作當其時不佞又何敢讓耶請執以竢
凌太安人即興化知縣武林凌登瀛之大母也

李大母楊孺人貞節小傳

興化成大兕

持節難未三十而勵貞秉節終身不改爲尤難撫孤難在襁褓值寒苦力撫之成大器繼書香不絶先祀爲更尤難吾興李父母號敬齋北郡名族母楊氏其郡中世家楊壽官女也十六而字二十八而夫亡時李父母歲未週家零謝無可守母號泣不已廢寢食者數日誓從夫地下俄念姑老在堂缺侍一子孤幼無可託者勉而作未亡人事若姑撫若子俾不匱李氏祭不絶李氏後屢丁歲飢紡績益勵冰操勤義方教不倦當道旌表者四及李父母長亦能體厥心懋厥學荷朝廷廩禄三十載歷試場屋未克遂今以歲薦拜此官清操雅諳保百姓若赤子行且超遷追封有日皆母氏所貽也昔孟母善教子以三遷自古及今膾炙人口今李父母之賢不愧孟夫子而其母之賢又何愧孟

母哉子故難其持節久而完撫孤幼而成又嘆其子之賢賢之

李敬齋諱應春字子寅真定府曲陽人以明經任江南興化縣主簿

李太母楊節婦贊

昭陽張之翰 竹山知縣

賢哉李母女中丈夫砥柱頹瀾屹立人綱養姑純孝教子義方名馳當道考終北堂五十二載琳琳琅琅四錫旌書千年翰香清風高節白簡嚴霜子騰宦譽母教增光李門高大賴母克昌光前啟後地久天長

題李母楊節婦節孝冊

昭陽袁應祺 甲戌進士

酸辛復酸辛母苦難重陳十六嫁夫家箕箒奉晨昏生子甫一周俄稱未亡人姑老子在襁年荒家又貧仰天以自誓不二表貞心不食二升水不拜二家神勤苦自卒勵百諫堅貞金遺孤甫成立奇書羅其身蓋載當日文抑免

觀國賓文鳶色五彩枳棲東海濱冰蘗有遺烈清白繼芳塵使者觀風采
爲母揚德馨優禮卹其家大書表其門行達九重聽褒章下楓宸允
矣裨風教里俗皆還淳

題同前　昭陽趙　宋 己未進士南雄知府

廿紀榆年一派清聖朝青史著高名論奇屢爲鄉評重表異頻驚柱史旌
節擬寒霜松色古心同秋月練花明淮南佐邑時飛舄五色文章丹鳳鳴

又　大丘李良知

輕塵弱草等閒忙歲月艱難五十霜身向百年勞菽水名將奕世遠恩光
恒峯列檻齊高節曲澗環門溜遠芳況是循良堪入傳一家貞孝共褒揚

讀李母楊太君節孝冊　曲陽知縣葛綏 蕪湖人歲貢

留連藏帙意悠然皎節堪輝席卷篇鏡破幾勞摧素影熊和端賴翼青籤
懸知負米追前烈遥想含飴啟後賢珍重莫教家譜艷好書日月永芳傳

列女經序

徐宮端 字呂後 餘姚人

是經也首重懿良不入風流之隊次徵才學少傳閨閣之能玉臺重作原是可人金屋偕歸豈非佳婦願人人舉梁鴻之案世世畫京兆之眉勿徒羨我見亦憐君心應死為也其或霜凝矢節冰潔銘心未合鴛鴦懸望名之夫婦不移金石者實死之肝腸無非表揚古烈激勸幽閨稱[觀]眉飲福不必有其事然紉鍼操杵何可無其心豈必夫逝九原妻貞終老乃謂之節也哉倘使朝吟夜讀知賢德之攸係匪輕口誦心行識淑貞之所關不淺烈性可與剛腸並燭芳心自與玉貌爭光是經也雖不敢謂萬世婦女之功臣亦或可為妒淫之良藥也云爾

叙何氏貞節文

考功郎魏允中

風霜雪霰之候天地之生意且凄然息矣未幾百卉萌生蔚然而文章宣又未幾萬物堅好充然而子實燦此其妙用之不測者也惟人亦然忠臣志士貞夫義婦時逆勢遭履艱歷辛幽憂抑欝率生人之所不堪然往往始約終達悴於其身榮於厥世吾同年思菴王子母何太孺人豈非其人乎太孺人年二十而寡夫家故单窭父母之家单窭如其夫家抱孤以守靡所倚依手自縫濯易衣而衣王子易食而食王子易書而授王子今且三十年所謂凄然幾息不堪之大者也而王子奉訓承教折節讀書早歲鄉薦風流藻雅踔絕一時蔚然而文章宣矣王子奇才明識究於先王之術習於當世之務必能舉進士致身清時以行其學充然功業今雖未著其可計日也由斯以究節義之與文章功業顯藏互根子母相生天道人事信然不爽彼惑志於凄然而妄意蔚然充然於天下有之耶是故太孺人始終之際其可以觀

也已

挽周家烈婦王氏　南樂縣生員魏裒 大學士魏廣微長子

周節婦王氏良人病殁以身相殉一言誓死八日躭饑遂慨然長逝視死如歸其淵衷自矢真可以泣鬼神俚言為吊用附於諸君子後夫節婦行將標青史垂千秋奚借余言然余里人也攄一言以表其貞則余言當與節婦並重非曰以余言重節婦耳

慷慨相從恨已收青春明月掩空樓寧知勁節標千載獨幸幽魂共一丘　鄉國芳聲朝史重門楣清淚路人留也知塵世多男子碌碌浮生竟白頭

吊柏鄉縣楊節婦何氏夫亡自縊三首　問天主人章蔭 伯崇

婦人終一醮氣焰自崢嶸堪羡楊節婦夫死欲自經淚眼亂紅雨柔腸豎碧旌行屍橫蕙帳瀝膽無退生翁姑為之解父母為之爭疇知閨閣人語出金石聲妾死完結髮

妾死全身名妾餓失所天一死何足驚歎得妾不死須挽天地情天手如有情蝕月為妾明
地手如有情河水為妾清天地若無情水月同妾傾
楊家少婦年四五命觸孤鸞悲鏡舞顧甘玉碎不屑全未亡二字心嬀膺翁姑垂老墜
遺緒愛力割腸深痛楚那堪發婦再捐生於邑追隨相勸阻無奈防閑增暗苦假
作歡容慰丈夫從容柔闇挽玉繩渺渺香魂膺自拼雕梁伏影答夫主碧血熒熒
飛青兩重泉猶目泣吾天夜化寒鵑啼下土男婦誠難僕僕數誰能貞烈馨豆俎羨
此巾幗勝鬚眉浩月冰心並千古
青年誓死等輕塵志切綱常意更深鏡破共哀摧素影人亡自矢碎文琴悲風夜落
沅湘淚熱氣朝懸化石心不朽芳名馨草不凌霜松栢永森森

千古奇聞序

湖上李漁

千古來忠孝節義奇奇怪怪之事盡從鬚眉男子做出世人但知千古來忠孝節義奇奇怪怪之事盡從鬚眉男子做出遂將巾幗中淑人懿行略而勿講詎非天壤間一大缺陷事哉不知天之生人男女雖殊識力才猷秉彝好德實無殊也幸而為男子多讀詩書克饒經濟文章勳業朗如日星不幸而為婦人律以閫範限以女箴無由展其才智聲振寰區亦已苦矣然遇盤根錯節其愚忠愚孝間有男子所不能者婦人往往能之寧可以巾幗者流略而勿講耶予課兒之暇即以課女偶得陳百峰所輯女史刪其繁冗補其缺略命小女輩日夕記誦俾知古今名媛為聖為賢為慷慨節烈從容中道者如此其多以廣其識小女淑昭淑慧不敢自秘促予一言為序梓以行世以為香閨儀範是以閨閣中不私枕秘之遺意也

公舉貞節

大名道僉事鍾諤為公舉貞節之請表揚以褒淑烈以勵風化事據大名府呈前事呈稱據長垣縣申稱康熙五年十月初九日據本縣儒學牒稱據本學廩增附生員李大来閻明儒麗賛皇等呈前事呈稱窃惟全節完名盛世乃多懿行録徵嵬隱採風時闡幽光至若氷操出自名門苦節兼崇毋訓誼誠艱瘁事宜旌襃伏見趙庄里六甲已故生員王錞妻崔氏三從識于初醮四教成于弱笄茹淡攻勤麤布無減于德曜職劳供饋績紝有逾於敬姜堂上舅姑承歡而奉菽水階前娣姒相睦以謳塤篪地處貴倨躬先操作身居簪髫性嗜儒書靜若重淵相夫子而蚤成令譽謙如地德範家人以從一有恒斯時也固人美如賓共式恪行之家節柰命艱偕老遽悲天上之修文遡

王生之就九原計崔氏年二十一歲薦棺引決頋殞軀而長侍良人絶粒自
裁諒人世之難留少婦無柰一子年甫二齡二女未踰数歳泉壤頋起撫養
誰尸時則姑婞嫛（勉）以苦言一綫存亡是卜蹝縗即辨乎入地單留瓜蔓難携
氏乃念結髮之托當全廢膏沐而鞠稚子痛移天之責未了飲勺水以救餘
生挽遺男于拱把之間半是拊摩含淚字雙嫂於哀荼之日更兼誨育殫情
逮嗣子之桂苑題名痛孺人已松門埋魄四十年天荒地老誓堅臨穴之一
身六旬餘月白霜清直付貞操于萬世一針一絲縫到孤兒衣袖總抽心上
之松筠遺女遺男能作凿屋書声幾困机頭之氷雪以父家而割別野忍飢
頋却良田以翁命而授廳居教兒身辭祖宅由二十一踰六甲節稱完始完
終本婦順悉母勤事備可傳可則是其純貞慈孝質之輿論咸孚浩氣剛風

比諸烈夫同勁誠哉有裨於名教洵乎增重於綱常某等公道關心久睹壼
型於幽懐讜評借鑒併詳艱苦以上陳倘蒙允賜詳申彰明令聞其於表賢
崇節激揚貞風不淺矣等情據此又據四街鄉約劉堯等隣佑王鋐等呈為
貞孝全操始終一節閭里同詞懇恩轉請旌表以伸民彞事呈稱窃見趙庄
里六甲已故生員王錞妻崔氏守節三十五年全孤完名凡有民彞無不稱
嘆念氏幼嫻女教入門孝敬屛去華奢躬敦荊素其夫逝時氏僅二十一歲
哀毀頓絶即欲以身殉夫柰有遺男甫二齡遺女二人甫三四歲勉從翁姑
寬喻誓以餘生撫訓子女當是時兩族皆素貴氏獨勤儉自勵其父太宰公
授以肥田氏亦推辭不受寧甘淡薄子甫能言每泣告曰爾父未得孝爾祖
汝當黽勉以孫代子職幸天祐貞婦子果成立登賢書二女亦各宜家而氏

竟以荼苦終矣完名全節比於水落石出至孝極慈真足廉頑起懦鄉國欽
慕實不敢隱諱筆具實跡懇求申詳轉請闡揚節孝昭示典型併使一時發
德之心人人俱悒伏乞轉申等情據此又據本縣趙庄里舉人李振世生員
姚上胡璉等里書葉嵩里長郭拱星等鄉民郭奇才等呈為公舉貞節懇恩
轉請旌表以勵風化事呈稱窃惟封墓表廬乃
朝廷之大典茹冰蘗栢實閨閣之奇操若乃擇里處仁幸託芳隣于孟母秉彝
攸好敢韜壼德于謝庭伏見本里六甲已故生員王鐸妻崔氏身出名門幼
嫻女訓蘋蘩處恪事姑舅而以孝聞塤篪諧鳴交娣姒而以和著躬勤井臼
有孟光提甕之風屏去奢華敦少君脫妝之志不幸其夫早逝氏年二十一
歲哀毀骨立數日水漿不入口誓欲從夫地下柰有遺男甫二齡二女總三

四歲舅姑以撫孤大義百方勸諭氏乃勉存餘生鞠養弱息其父太宰公割良田以為養氏亦堅辞不受甘于淡泊荼苦萬狀子甫能言即泣告以代父孝祖手授經書以訓子女永夜孤燈紡声與書声並徹晝帷點易墨跡偕淚跡同煇三十五年有如一日幸天祐貞婦子果成立新登鄉薦二女各成室家而氏已往舉夜臺之案食其苦不及是其報矣惟是純貞慈孝久孚月旦於鄉評皎日寒霜獨留清白於衆口若表章之有闕歆觀感而何從伏乞代為申請倘蒙旌奨其有裨于風俗人心者不少矣理合具呈等情各具呈到學據此看得崔氏一身完節曠古尚芳矢志殉夫已效共姜之誓綫生鞠子遂全杵臼之能三十五年貞恒不変五十五載孝敬鮮虧完名全節苦孝純誠真可日月争光不愧松筠節操者矣允宜表揚用光風化緣由具牒到縣

據此該本縣知縣吳嘉徵看得崔氏靜嫺內則勤協婦箴矢共姜之節甘淡泊而辭父良田追孟母之蹤課詩書而成子令器鄉評交嘖士論同声擬合據實申請伏候憲裁緣由到府據此該本府知府韓廷柱叅看得崔氏至性孤行清風獨砥痛少艾之不天已拚損軀于地下念冲齡之無怙遂留完節于人間却田辭宅操以賢而愈彰畫荻丸熊貞以慈而彌著堪為勵俗不媿流芳宜膺 特典以顯公道緣係公舉貞節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具由呈詳等因呈詳到道據此該僉事鍾諤看得已故生員王錞妻崔氏宗表儀型冠裳閥閱貴而尚素躬德耀之齊眉富而能勤習少君之提甕方期偕老咸頌宜家詎靜好未終哀連寡鵠合歡青鏡悽照離鸞勵貞操於寒松鉛華霜謝誓停瀾于古井庭戶氷嚴至若鷄唱登堂熊丸下帷繼千秋之業不減

蘇常流芳。撫六尺之孤。已見金張舊跡。繪賢明于烈女。允孚月旦之評。奬風
化于人倫。冝沐　天褒之典。擬合呈詳、為此除呈
撫
學兩院照詳外、今將前由、呈乞照詳施行、

福撫吳

題為旌表事該臣看得節義為風俗之本表揚實激勸之源維我

皇上聖治振作方新風勵彜倫右亟臣仰遵

功令凡有關于忠孝節義者無事不加意搜揚用昭

盛世淳龐之治茲拠提學道會詳節婦林氏徐氏彭氏廖氏或未婚矢志或有嫁守貞或慈孝見之教子養親或儉勤底于甘貧独若是其節足稱也烈婦黃氏何氏鍾氏鄭氏或談笑投繯或從容齒劍或哀傷慘切視死如歸或絕食招魂之死靡慝是其烈足尚也之數氏者操可維風興論既敷於下里典宜特奬旌表敢壅于

上聞既拠該司道會勘前來覆查無異臣等合詞具題伏乞

勅部 議伏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姜氏貞烈傳

楊粹六

慶雲姜氏縣民姜偉之女也賦性幽閑自幼不妄言動綽有女德未笄時許媾縣民馬宗禮之子馬斯臧為妻斯臧受業于余天資穎披學問長進年方十三以提學御史院公校試補縣庠弟子員姜固私幸得所托云及長于歸於斯臧其室家之宜唱隨之好不待言矣未幾三月而斯臧得惡瘡初起于臂復流于腰隱隱如瘰癧姜大恐調湯侍藥備及艱辛諾覡延醫百方俱試然竟不可為也無何瘡潰而斯臧以記玉樓行矣姜一慟伏地氣息暈絕如是者半日乃甦甦則號天籲地叩首摧肝哭泣之聲徹晝夜達里閭聞者為之淚下至葬時姜扶輀大號以身據棺欲與俱葬遂躍身坎中其姑與姻戚輩扶掖以歸早晚伺之恐其自盡姜自是無復治生之念櫛沐不事飲食俱忘或强之食輒嗚咽無了期氣体孱羸僅以骨立

恍惚非人形也時三月禁烟節俗多拜掃墓田劉白于姑欲躬奠祭姑許之令斯
臧幼妹與之同往劉至墓紿其妹曰燎紙用薪可往採之妹行劉遂解帶自縊于
墓樹上妹回已無及矣時嘉靖三十二年劉年一十有六也縣尹羅公汝賢聞之遂具牲
醴往弔劉于斯臧得合葬嗚呼夫婦之倫綱常之所甚重者也死生之際人情之所甚
難者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全倫者也先儒論婦人從一而終比于臣子致身事君之義
然非忠貞天植義理素明鮮能為之自古及今臣子之委身事人者析骸未易數求
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龍逢比干及文天祥數公之外不多見焉即有慷慨奮迅
忍于一決者然死不合中猶虛死也而敢責于婦人女子乎古之烈女如王嬙之青塚蘭
氏之銀骨以至五倫全書所載劉氏二女非不捐軀完節班班簡冊也然鼎鑊在前剛
腸一割節猶以激而成也劉之死非有人驅迫之也非有干戈威武以震懾之也頃乃

從容就義以死殉夫何物女子而乃如此烈乎余聞其事毛髮悚然真可以凛秋霜而貫白

日香草木而漲乾坤綱常世教頼此以維而世之偷生敗倫者當為愧死矣姜而臣也龍

逢比干文公之節又何難成而清名勁氣宜與天壤並運姜雖死固凛凛乎有生氣存

矣前是陞任知縣李公宋聞而義之欲上其事疏已成未果至今湮沒且二十年事

聞撫臺提學御史陳公疏其事勅下禮部移文郡縣給銀三十兩為立門坊旌曰

貞節又欲于墓上立碣鐫其事以傳永久今坊已立在東門外街北碣猶未立嗚呼

旌閭表門聖朝所以風節義也奉行如制有司所以承德意也節婦之心惟知重

于倫而已死生且不足惜而何心于坊之立碣之不立哉

孱 鋤連切音潺懦弱也不肖也又仁謹貌○又鋤山切音綻平声義同

羸 盧回切音雷瘦也病也又困也易大壯云羝羊觸藩羸其角

紿 蕩海切音臺上声與詒同欺誑也又他蓋切音泰義同

析 思積切音昔分也

周氏貞烈傳

臨川鄒道隆 舉人

烈婦周行唐縣人監貢生見任忻州二守周霖兩女也氏童年失母父特憐之每訓以書史大義氏輙能省解氏女誡內則九烈三貞等事蓋已神往矣其父為擇壻多不諧適曲陽壬子孝廉楊家麟者值鼓盆之變媒妁氏以梁鴻孟光事為比共舉婚楊生遂好逑焉已未春月合巹禮成氏自于歸後對夫如賓事翁以孝處妯娌以和容閒性婉即於婢僕僮未嘗有疾言厲色雖富家竟絕無沐俗習氣孝廉胸藏今古蘊藉深宏自謂桃浪杏園唾手可得乃三上春官而不遇已未孫山外歸鬱邑而疾迨至秋初伏枕矣氏侍巾櫛事左右盡廢膏沐晝則嘗藥夜則焚禱禱則飲泣心力殫瘁醫有知病者曰病入膏肓不可為已氏仰天而哭曰妾事夫子晚適遘大病是誠薄命矣又何用生焉及八月十日孝廉卒

氏號呼悲痛死而復甦者數四戚黨聞之莫不感泣越三日取夫所經玩者盡畀
柩前火又出篋笥所有分給嫂親但願以死從不願為未亡人也親屬姻婭引喻寬
觧俛仰視不答自是勺水不入口形骸骨立氣息奄奄忽一日欲向柩前一視衆扶
至柩所痛哭數聲首觸柩而仆地上扶及床不移時即瞑目矣嗟嗟周婦之死
誠人所難哉誰謂守節難死節易也一死而綱常重死有重於泰山者周氏之
謂乎昔者齊女死孝振風襲天李女死夫連理生地周氏女子身二八齡能知死義死而
榮過生而辱者遠矣易曰致命遂志周氏有焉邑司諭臨川鄔道隆曰死生之際亦
大矣宋臣有七十九而降元者史臣以不死惜之又五代時夏相以六十歲降宋六十
三而亡有吊之者曰哀哉夏相公忠烈名不朽與其六十三何不五十九死固鬚眉
丈夫之所難也況巾幗少婦哉氏哭死而哀貞心也哀之而死貞且烈矣殉夫而死烈

心也死而幼冲烈且貞矣此寧可泯滅不聞於世耶乃作周氏貞烈傳以備觀化
者之採擇云

東明孫節婦傳 摘起末

邑人李廣恩

忠節之關於世也大矣為臣死忠為妻死節皆炳炳烺烺維天經持人紀不可以妄軒輕者也死忠者附青雲之士以声施千秋死節者思為家人之恒事以為計無復之耳而聽其湮沒無聞將綱常之際為市名之地乎是亦司風教者之過也節婦陳氏為邑觀察公陳其猷之女幼服閨訓動中礼法年十五適國子生孫如龍井臼自勤紡績佐讀有具食舉案風事翁姑以孝謹聞云云嗚呼是天地間之完人也哉世不乏讀書學古之士旦旦利害當前錯愕而不振者比比也甚或慕太上之達節而委蛇明哲于綱常之際不曾留徇矣聞節婦之風其亦可以興起也哉邑有

忠節是亦河山之靈也可以傳矣

節婦歌

楊紹震 萬曆癸丑進士

東明邑庠景隆可妻盧氏年未三十而隆可病故盧痛毀絕食欲自縊以殉翁姑曰髮老親黄口幼子汝若弃死將親若子更誰與為命者交相勸慰盧乃止拮据勤劳孝養備至撫孤成立長子景耀中萬曆戊子鄉試次子星璘星燦俱聯斐泮水水節膾炙人口郡邑旌表其門孝廉盧學禮作景節婦傳以紀其美茲因文繁未録聊掇拾楊紹震節婦歌以備覽過云歌曰

一夜素鸞飛百尺爐烟緲譪降掌書仙憑霞離漢表生來雅致袖卿雲攏前鳥雀亦無闃風諸閨門禮常挹烈女芬喬木卜鳳鳴驪翰從此幽蓮香綺户風中瀲服髻沾霜月下調羹指戴露色孝椿萱藿意清分麗衣椎髻度浮生細縷息催秋

夜雨新茶頻喚夏宵明贊夫葬就扶桑矢行看談笑拖青紫芙蓉金闕正需賢王
樓覔嘯乘箕使淚洒禽風血幾行銀刀碎碎挫肝腸愁鎖咽喉難入水憂結胞臆
暗懸梁權從姑命非怯死為念二親與三子酸辛慘淡氣悽悽冷落孤幃月向西
星辰問寢高堂早白髮皤皤人易老不敢眉皺向翁姑提攜孺稚傷懷抱竹舍
蕭條日似年雙金繼去有誰憐丹楓紅雨豐列昂遠馥菊黄慰九原君不見畫荻
重芳照萬古課兒心醉圖書府豹昆濡硯勢游龍鴈友行文成繡虎又不見藏
孫有後繼鉢衣萱葉半吐杏花飛燕山丹桂隨風起魏水青芹接曙輝高車
馳轔轔槐陰披露靄蘭芽叢茁映壁光白虹紫電生奇彩環雲輕集瑞珈色厚
凝霜瑤扁一賜傳梓里羞殺春融柳絮狂古栢聖長松茂漆濱錢點梅花瘦碧天不
改翰墨新寒蘆永振千年秀

○漆濱 漆園城在縣東十里裕州屯前即莊周為吏處周墓在焉今漆河在縣北門外玉帶橋下西自漆堤

東北入洪河抵張秋入海故云漆濱

貞淑咏

萬曆甲午舉人靳星煥 東明人

貞淑者本吴姓已故孝廉楊公光休妻萬曆癸丑科進士楊君紹震母也貞淑為婦孝楊公早逝欲相從于泉臺以王子而繼前馨故不果服素事親零淚訓子備歷人間酸苦勁節霜清吾邑人所共服晝荻時每提以明發故伯子鶚薦騰驤仲若叔亦採芹立且諸孫彬彬蔚列皆貞淑式穀所貽也栢操孤孀經寒暑三十有五真足以興起為婦者邑侯常公扁天植貞淑云

漆濱冉梅風上橫一輪月皓色映栢松千秋常不滅龍山翠嶽鶴飄空天光豈使碧雲籠長簞玉筋落紅雨何難青髮隨黄土為念高堂白髮親未將玉質散香塵奉靈椿撫諸子蘭房肅冷陰如水清宵風細霜華白涼夜寒生燈焰紫勤渠起

早興眠遲秋波澄漾山不移佗方曲盡三遷教日永藍池長玉芝鴻雁雙鳴圖書府北斗
文明戒繡虎蟾窟輕攀桂色新泮藻笑取芹香吐銀漢高懸瑞露多雲庭寶
樹飛婆娑藹藹槐陰垂畫棟西堂復聽竹枝歌如何云貞淑貞淑自天植青
逸韻長蓮飛絮羞顏色金薤玄苓飡者稀雪積幾見草菲菲惟有吳江孤
月影綠烟不染啟清輝　〇楊紹震贈景節婦詩云漆園孤月啟清輝夜照龍光藏翠微鐵雪含嘲霜作
柚迎風灑淚血沾衣西山晚雀隨風去北海祥
鱗夾日飛千載佗芳今再見香名須信透重幃

集終